

劉克襄《十五顆小行星》的 自然 / 旅行 / 文化思維

陳瑤玲 ◎ 文字工作者



十五顆小行星：
探險、漂泊與自然的相遇
劉克襄著/遠流/9906/255頁/22公分/350元
平裝/ISBN 9789573266518/855

劉克襄，一個不斷嘗試各種文體和題材的臺灣自然文學作家。八〇年代初，以鳥類生態為題材開啓臺灣自然寫作之風，旁涉歷史舊路踏查與臺灣自然志的摸索與書寫；九〇年代，開始定點觀察，以住家後面的小綠山，進行三年低海拔環境實驗性觀察書寫；2000年以後朝向鄉鎮漫遊、山岳踏查、知性旅遊與社區營造領域探索；之後則著力於野菜蔬果的人文歷史化書寫及野狗生存空間問題的關注（注1）。

2010年6月出版《十五顆小行星：探險、漂泊與自然的相遇》，擴展了他自然書寫的範疇，取法《史記》紀傳體的寫作方式，以人物為中心，旁及歷史、人文、地理、社會、經濟等面向的敘述，在知性與感性交融 / 涵攝下，呈顯著自然散文中突破性的書寫風格。本文抽繹劉克襄《十五顆小行星：探險、漂泊與自然的相遇》其中的三點價值關懷論述，來加以解讀 / 詮釋。

✱ 與山林對話：以大自然為家屋的生命踏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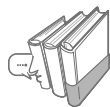
〈雲豹還在嗎？〉一文，寫劉克襄遇見的一個小獵人，「早年在都會當工人，後來厭倦都市生活，決心回到部落。但是，回到新好茶後，依舊悶悶不樂」，為什麼呢？

原來，心裡懷念的還是舊好茶孩提時代長大的家園。傍著大溪的新好茶，彷彿漢人平地家園，並無山上的風光。（頁92）

於是，他再次啓程，跟老婆回到山上老家。希望在母親生孕他的地方，重新以己之力，搭蓋一間心目中理想的石板屋。日後在舊好茶安定下來，過自己想要的簡單生活（頁93）

小獵人的觀點和作法隱含了對自然 / 家屋的深切渴望，這個自然 / 家屋，是一個力量和符號，帶給了他的身體和靈魂一種安詳、寧靜的心靈感受。

〈成為珠峰的一部分〉一文寫到拾方方執著於登山探險，卻在一次遠征珠峰的最後關頭不接受隊長（老大）的下撤命令，下山時遇到暴風雪罹難的事蹟。拾方方雖明瞭大自然是一種偉大力量，深具完美、創造與毀滅性，但他卻為了追求與眾人不同的生命價值，選擇了這樣結束生命的方式。劉克襄在哀悼拾方方時，詮釋愛山人的想法：「看到奇山險嶺佇立著，愛山的人都會興起前往



那兒，進行某一形式對話的慾望。我可以充分體會拾方方面對珠峰時，執著的是什麼理想，希望追求的又是什麼情境。還有面對野外，如何超越自己、克服懦弱，一股不畏死亡的挑戰精神。」（頁39）

愛山的人被大自然的家屋所圍繞、擁抱，可能心靈的感受猶如此句話——「我們感到溫暖，因為外面的寒冷」（注2）所說的，劉克襄如是深刻的闡釋著：「以前跟老大爬山，我也感受到這種對山的癡迷，心境的狂野和不羈。像他們這樣的岳人，一生在城市可能都抑鬱不得志，可能都是厭惡主流社會的漂泊者。唯有回到山林，寄託山林的雄偉，他們才能壯大那不為人知曉的一面。」（頁39）

劉克襄熱愛自然，對於從事野外調查的人，不幸在自然環境裡結束生命，都能同情地理解為「其生命當可了無遺憾」（頁90）——因為自然/家屋在那裡，所以生命便在那裡。

劉克襄在〈新中橫的綠色家屋〉一文中為我們提供了一幅充滿生態內涵重心的自然/家屋景象，導引讀者走入一個夢想中的屋舍，這個夢的核心，有著黑白白屋民宿男女主人個人理想的色彩，男主人姓盧，綽號老五，「從小在郡坑的鄉野長大。年長後，他到城市的銀行上班。女主人過去也是上班族，擔任山葉鋼琴的老師。後來，他們厭倦緊張而忙碌的都會生活，十多年前決定搬遷回老家」（頁219），他們從生活中累積經驗，摸索著人與自然的相互關係：

老五只是懷念小時候的鄉村，期待有一棟色澤可以搭配自然環境，同時非水泥的建築。（頁220）

也不只建築帶著綠色思維施工，連庭園維護亦然。比如，農莊闢建前原有一條長滿水草的彎曲圳溝，過去地方政府花錢疏圳，全部鋪上水泥，九二一地震時崩毀。老五自己開怪手清理，轉而以石塊重新鋪砌河岸，恢復水草多樣生長的世界。桃芝颱風來襲時，即使大水淹沒庭園，溪流仍安然無恙。（頁220）

老五以著自然「生態工法」來整治河川，恢復「兒時所看到的溪流環境，有溪蝦和小魚棲息」（頁220）；以著「自然農耕」的方法，貫徹讓家鄉的土地變乾淨的土地信念。老五民宿是男女主人的家屋、花園、生命圖像。他們的心智在那裡自由發揮，他們的靈魂在那裡找到了開闊的出路。

✿ 心靈感官的深層接觸：私密浩瀚感的體悟

劉克襄言及他的賞鳥旅行或山林踏查，都是「一個人在尋找真正的自己，確立某一種生活價值」（頁115），並經由「小事的慢慢積累，堆疊出未來，同時形塑了自己的高度和亮度」（頁9）。

在〈隱逝於福爾摩沙山林〉一文中，劉克襄紀錄一位擁有對異國文化和山水熱愛的紐西蘭青年魯本，獨自到阿里山森林徒步旅行，最後卻音訊杳然的失蹤。其父親千里迢迢從紐西蘭來到臺灣，沿著阿里山鐵道，從低海拔到高海拔的村鎮，尋覓兒子的蹤跡。劉克襄在魯本野外探險失事後坦言：「登山健行最忌諱，獨自進入陌生的荒野山區，但有時一個人的流浪和放逐，更能體會私我和自然的關係。這種辯證很兩難，危險的降臨跟心靈的發掘往往只一線之隔」（頁18-19）。

人生的意義，在各種嘗試之後，理應會有後設的答案。魯本不幸罹難，但他年輕的生命在剎那間曾經短暫的燃燒，得到永恆的生命意義的領悟。

〈向老鷹學習〉寫一個長期觀鷹者「自然僧」沈振中的自然教學和生命體驗。劉克襄的自然教學，採用的是一種知性旅行／自然步道的解說內涵，對比於沈振中強調的心靈感官的接觸：「完全不帶一點知識的訊息。只帶著老師們靜靜地走在林子裡，要他們去擁抱撫觸大樹的溫暖。去細究一朵小花內裡的奧秘，去想像一顆石頭的生命形狀。或者，坐下來，甚至仰躺在地面，觀看天空，聆聽森林和溪流的声音。」（頁135）

劉克襄藉著此文要告訴我們：沈振中經由這樣深刻的情感空間體悟，透過與每個生靈的親密接觸、對話，延展了個人獨特的私密空間，開闊整合了個人生命意義。劉克襄的自然教學也在經過多年的摸索與反省之後，有了如下教學成長紀錄：「隨著時日的延長，我發現自己，漸漸厭倦太多知識的羈絆，只想單純地欣賞外在的世界。當孩子們逐漸長大時，我也才了悟，他們要的自然，就是什麼都不給他們，只要徜徉就好。就像一群羊，漫無限制地放出去吃草。若他想要在柵欄裡，我們再來探問，他要什麼。或許，我繞了一大圈，最後遇到的，會是你最初堅持的接觸方式。」（頁1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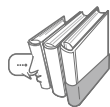
「以老鷹為師」的沈振中，赤腳行走於街道上，赤裸坦然於自然中，不畏世俗的眼光，或許只為摸索堅實的自我生命情境。

〈最後的撒哈拉〉一文寫劉克襄走訪三毛故居清泉部落的所見所思。三毛，是一個

不斷探索、尋覓自己靈魂的作家，在人生的最後一段旅程——敦煌之行，透露了個人生命的最終。三毛體悟了那種莊嚴、浩瀚的宿命，「在心緒激動的狀態下，溫柔而平靜地交代後事」（頁105）；而也在敦煌，她感受到佛陀的召喚。

浩瀚感如何體會呢？浩瀚感「真正的產物是生長變大的意識（conscience d'agrandissement）。我們感受到自己被提升，擁有了令人讚嘆的存有所具有的尊嚴」（注3）。

劉克襄以自身投入自然生態的體驗所得到的滿足感，來詮釋三毛的流浪、三毛的撒哈拉沙漠：三毛的旅行／流浪，「不管多麼異域，或者多麼遙遠，好像都會很浪漫也很深層地呼應自我內在。呼應那不可說的，一個人的神祕心靈」。（頁104）——自然賜予了三毛擁有別人難以理解的滿足感，使得三毛的生命充滿著靈性思維。劉克襄說：「我堅信清泉是個起點，從這座島通向異域的視窗。妳從這裡出發，必須漂泊到任何遙遠的異域，在最原始的自然環境，妳的內在才會清楚，更為擴大。那一部分小小的自我，才會更明確地凸顯」（頁104），三毛充滿詩意的想像空間是非常私我的、巨大的，只屬於自己一個人，這種生長變大的意識在孤獨一個人時，更能充分體會。——「戈壁的蒼茫和天高地闊，喚回了妳在撒哈拉沙漠的鄉愁，妳的心靈家園」（頁105）——三毛的靈性提醒了她：「人生的約定就在此」（頁108），她神祕地預知自己死亡，並以骨灰的形式回到自己最後這塊旅地——長滿蒼茫蘆葦的旅地。



✿ 人為的「創造性破壞」：時空壓縮的文化辯證（代結語）

〈雲豹還在嗎？〉寫一個在美國研究的臺灣學生，深入追探臺灣大武山和雙鬼湖地區裡的雲豹蹤跡的故事。熱愛自然生態的研究者，面對一連串的殘酷打擊（美國野生動物學者來臺觀察雲豹棲地乍然病故、調查隊友不幸罹難），以及外界扭曲的批評，都只能黯然承受一切責任。2006年，這位研究生與裴家騏共同具名發表了一篇有史以來最深入翔實的臺灣雲豹報告。最後推論：「臺灣雲豹極可能已經滅絕」（頁92）。

劉克襄在此文中辯證著人類文明與自然界的生存關係：「就讓雲豹消失也好，或許牠的消失無蹤，反而是一個更具體存在的方式，讓後世人對生態環境更有反省的決心。每隻雲豹都意味著，其下大片森林區塊的完整和成熟。牠們的滅絕更讓我們驚心，臺灣山林的日漸脆弱」（頁92）。

臺灣的鄉野空間逐漸在縮減，滅絕的臺灣雲豹即是一個例證。我們試著瞭解資本主義發展的運動法則：「一般的趨勢是朝向周轉時間的加速（生產、交換和消費的世界，都傾向於變得更快）和空間範域的縮減」（注4）。

由於商品的形式經由「時間與空間關係的革命，經常不僅導致建立在先前的時空系統周遭的生活方式和社會實踐的毀壞，也會導致嵌在地景裡的實質資產的廣泛的『創造性破壞』」（注5）。在時空壓縮中，我們的感覺結構改變了，空間片斷化、時間瞬息化，連帶地造成一連串「創造性破壞」。

〈家山〉一文寫深坑地區的炮子崙，小村台地後有隱密的森林，是一個適合漫遊的地方，風景如畫，有整齊錯落的茶園、農家聚落、草厝、梯田、古道、茶畦、老厝、多樣生物……，讓劉克襄彷彿回到小時的農家——所以當劉克襄落腳臺北後，邂逅了此一小村和草厝，就「悄然把這裡當做自己的家園，我的家山」（頁252）。然而，雪隧的通車，山溪消失了——珍貴的地下水源消失了，水田第二期休耕——甚至將來連第一期也無法耕作……。

在一個快速流動和變遷的社會裡，在一個商品拜物的資本社會裡，草厝不見了，特有的地理風水、蒼鬱林相、山溪、山路漸次消失了。雪山隧道的開鑿，直線化了臺北與宜蘭，經濟化了人們的時間與空間，但是卻犧牲了其他地區的地形與水文。加上地球暖化的全球性的災難劇碼，有形無形地都對「家山」造成影響。那麼，在與時空賽跑的比賽裡，到底誰是贏家？誰是輸家？

近年來，隨著環保意識的高漲，人類開始思考科技思維的對錯，也開始對於「創造性破壞」帶來的環境的衝擊，有了預知的遠見，並學習著與自然生態保持微妙的共生共存關係。在〈荖濃溪上游的小村〉一文中，描寫高雄縣桃源鄉高中部落的非人類為中心的深層生態思維，讓我們體會布農族如何與自然對話。布農族傳統狩獵文化的環境奧義是——「保育溪魚或溪流生態，並不是純然為了觀光，而是共生，依循自然的腳步循環」（頁196）。他們對於溪流的保護，除了巡邏、防獵外，並盡量保持溪岸的原貌——不論「大自然把這溪沖刷成什麼

樣的環境，就保持那種風貌」（頁192），其成熟的自然觀達成共識，具體落實於下：「在溪流較深較湍急、不易跨越的位置，他們只搭起一座簡易的竹橋。其他過溪之處，完全利用溪石，踩跳而過。沿著溪岸，他們也未特別鋪設任何石階，而是以人踩出的小徑為主，整理得較為寬闊。整條溪，只有在迎接我們的橋邊入口，蓋了一間休憩的大涼亭。」（頁192-193）

高中部落的原始塔羅流溪谷，除了有苦花「野性的演出」（頁195）外，更是一條蝶道——「一些空地上聚著各種蝴蝶，忘情地吸食礦物質」（頁193），劉克襄論述這一窮困的部落的溪流保育觀：他們雖然「無法保存昔時的榮光，卻也未期待大量遊客到來，毫無保留地把家園闢為觀光遊憩景點」（頁198），部落人民的決心與堅持是——「生活可以貧窮，但那不是生命的唯一」（頁199）、「他們只是簡單地活著，想要有尊嚴地活著」（頁198）。

人類，是生命共同體，我們「不能理直氣壯地要求鄰里的環境品質，同時堅持要

生活在必然會污染其他地區的生活水平上」（注6）。我們應該清楚定位我們的時空座標，並對未來的開展的人生軌道和人生風景有個大致藍圖，在愛護土地的基本信念下，認同地質學家堅持的時間概念：「認為每一代都有責任留下足夠的資源給後代」（注7），並審慎面對這座島的重生契機。

注釋

1. 曾美雲（2007年12月）。自然與文學之間——試論劉克襄散文中的變與不變。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語文學報，第14期，頁263-319。
2. 加斯東·巴舍拉（2010年3月）。空間詩學（龔卓軍、王靜慧譯）。臺北市：張老師文化。頁108。
3. 同上，頁280。
4. 夏鑄九、王志弘編譯（2002年12月）。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再版4刷）。臺北市：明文書局。頁61。
5. 同上。
6. 同上，頁52。
7. 同上。